



集体創作

陈夫叶明执笔

9  
8

# 黃金姊妹

中国电影出版社

电影文学剧本

# 黃 宝 妹

集体創作

陈夫、叶明 执笔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59 北京

## 內容說明

这是一个較好的紀錄性艺术片剧本。剧作者以飽滿的政治热情歌頌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全国劳动模范黃宝妹同志的动人事迹。黃宝妹以活生生的事实說服思想較保守的同志，推行了郝建秀工作法；在大跃进中，她又带动小組在四个半小时內消灭了白点，并在竞赛最紧张的时刻以高度的共产主义精神帮助了竞赛的对手；以后又首创挡車女工自己检修机器，在陈旧的设备上紡出了优級紗。剧本通过这些事实，刻划了一个忘我地为党工作、在平凡的劳动中不断創造、不断跃进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形象，并表現了党对这个先进集体的领导、关怀与支持。

黃 宝 妹

集体創作

陈夫、叶明执笔

\*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單舍板寺12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089号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

\*

开本787×1092公厘  $\frac{1}{36}$  · 印張  $1\frac{2}{9}$  · 檢頁1 · 字數 27,000

1958年12月第1版

1959年3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5,101—14,600册 定价：0.15元

统一書号：10061·139

在劳动竞赛中，  
黄宝妹把技术无私地  
教给竞赛的对手。



黄宝妹首创挡车  
女工逐锭检修机器。



黃寶妹小組到別厂学习消灭接头白点的方法。

帮助小組中技术較差的同志消灭白点。



(旁白)我是一个編劇，为了反映祖国飞跃发展的面貌，我去訪問一些先进的生产单位和模范人物。

(画面)“天馬电影制片厂”內，有的人在搬着灯光器材，准备拍摄工作。

一个人拿着介紹信从厂長室出来，向大門走去。

(旁白)前些日子，在报上看到著名的全国紡織劳动模范黃宝妹又回到車間去了，而且正在带动她的小組为出优級紗掀起了热火朝天的生产高潮。

(画面)8路电車駛过外白渡桥。

电車里，我翻閱着有关黃宝妹的資料，資料中有“全国劳动模范黃宝妹重回車間挡車”等消息，另外，还有一封介紹信，信封上写着：“上海国棉十七厂党委会”。

(旁白)上海国棉十七厂是全国三大棉紡織厂之一，每天成千成万的布疋从这里运往全国各地，我这次要訪問的全国劳动模范黃宝妹就在这个厂里工作。

(画面)“国营上海第十七棉紡織厂”的厂牌，搖到厂内。

成批織好的布疋滿載在机动拖車上，象一列火車似的拖出厂来。

我走进大門。

滿載布疋的拖車从我前面开过。

(旁白)国棉十七厂的党委会正在开会，工会主席接待了我，她叫我赶快到二工場去，說黃宝妹正在車間，馬上就要下班了。

(画面)十七厂的工会办公室，工会主席祁根弟热情地接待了我，她看了看手表，帮我打电话与二工場联系，并指点我去二工場的路。我匆匆地朝着她指点的方向走去。

換班汽笛响了。

我走进細紗車間，車間里乱哄哄的。早班、中班正在交替。我往前走来。

我挤到休息室門口。

很多下班的女工往休息室走去，她們在水龙头前洗手，有的在喝水……。

我叫住一个女工，問：“請問你黃寶妹同志在哪儿？”

一个女工朝楼上問：“喂！看見宝妹嗎？”

另一个女工答：“宝妹在車間里。”

原来那个女工带我挤到車間弄堂口，她望了望：“哎！就在那边。”她向我指着第二条弄堂：“喏，就在第二条弄堂。”

(旁白)正好，劳动模范在传授她的先进經驗，我来得正是时候……。

(画面)一条弄堂里，一个身材高大的女工正在指手划脚地談着某种技术問題，还用一根綫在做接头。另一个女工靜靜地听着。

我兴奋地走向第二条弄堂，向身材高大、正在說話的女工伸出手：“黃寶妹同志……。”

她們的談話停止了，那位沒有說話的女工回过头来：“你是找我嗎？”

我有些困惑，說：“你是黃寶妹同志……？”

那位女工点点头。

我：“哦！……我是來訪問的。”

身材高大的女工：“宝妹，你有事，下回再談吧！”

宝妹：“不！請你等一等。”

我：“宝妹同志，你繼續教她好了。我也可以看看你的先进技术。”

宝妹：“不，是楊桂珍同志教我接头。”

我：“教你？可是你是全国劳动模范……。”

宝妹笑着：“劳动模范也不見得什么都会。”

我：“不！你太客气了，在技术上你一定有一套本領的。”

宝妹：“不！同志，劳动模范本領大的地方，不是样样比人家好，而是能向大家学习，集中群众的智慧，再推广到群众中去。”

我搔搔头：“是嗎？”

宝妹：“这是全紡陳少敏主席講的。”

我正在困惑。

宝妹：“請你等一等。”說完后，她繼續跟那位身材高大的楊桂珍学习接头。

工会主席祁根弟走过来跟我交談起来。車間机器声音很大，我吃力地听着。

(旁白)工会主席告訴我，黃宝妹脱产搞工会工作一年多，这次回到車間挡車，技术生疏了，所以她每天早上班迟下班地向技术好的工人学习……。

(画面)黃宝妹在耐心地一遍又一遍地学习着。黃宝

妹捉了二級紗給楊桂珍看。楊点头，黃微笑。

黃寶妹走过来招呼我，然后走进休息室去更衣。

黃寶妹已換下工作服，跟我走出車間，我們邊走邊談。

我：“好吧，那請你談談你自己的先進事迹吧！”

寶妹：“我，我沒有什麼。首先是黨的培养和全小組同志的努力，我個人沒有什麼……。”

黃與我邊走邊談。

聲音被我的旁白代替：“……這樣，黃寶妹和我談了很多她們的廠、她們車間、她們小組、以及關於勞動模範聯繫群眾的重要性；可是關於她自己，几乎什麼也沒有談……。”

這時，一個上身穿着戲裝的女工在窗口叫：“寶妹！你趕快來，越劇院的同志來了。”

寶妹應了一聲：“哦！”然後看看我，“我現在還有事。”

我奇怪地問：“她叫你去……？”

寶妹：“越劇組排戲，今天有越劇院的同志來輔導。”她笑着：“等我們戲排好了，請你來提意見。”

寶妹與我邊走邊談地走進俱樂部，俱樂部里氣氛活躍，有人拉着胡琴，有人敲着鑼鼓。女工們有的穿着戲裝，有的手臂上帶着水袖在認真地練習。寶妹招呼越劇院演員傅全香。

寶妹：“傅全香同志！”

傅全香：“寶妹！”

我在一旁坐下，看着她們……。

寶妹穿上戲裝，參加排練。

越劇演員在教黃寶妹身段。

(旁白)我想了解她的先进事迹，而她却請我看越劇。难怪有人說：“認識一個人，就象从头讀一本新的書。”現在我們只翻开了第一頁。

(画面)我困惑地看着她們。(漸隱)

## 二

(旁白)过了两天，我到厂的文化学校去訪問教師，了解黃寶妹文化学习方面的事情。听说解放前她一个字也不識，現在已經有初中文化程度了。

(画面)我走进国棉十七厂的文化学校。

(旁白)真不巧，那天在大扫除。

(画面)办公室內在大扫除。

(旁白)我走到教室，寶妹看見我来很高兴。大扫除紧张地进行着，我不能袖手旁觀。于是，我也参加到她們的工作里去了。我一边擦着窗子，一边觀察黃寶妹……。全国劳动模范，怎么看不出什么特点来？

(画面)教室里，許多同学在大扫除。黃寶妹在擦玻璃窗。她发现我走进来，向我招呼着。我和她們一起参加大扫除。

黃寶妹爬上凳子擦着玻璃窗。

我拿着一块抹布过去，擦另外一扇窗子。

同學們起勁地大扫除。

忽然黃寶妹不在教室里了。我四处找，原来她站在教室外面看自己擦过的玻璃窗。她入神地觀察玻璃窗是不是干净，当她发现有几块还不干净时，她又在外面用力再

擦。

这时，我才发现她的那扇窗子擦得又光又亮；比我的、比任何人的都干净。

看見她擦的玻璃窗透亮、闪光，我不由得又重新拿起抹布，重复擦刚才我馬馬虎虎擦过的玻璃窗。

我在擦玻璃窗，我在想。

（旁白）我好象发现了些什么，我原来总以为全国劳动模范一定有惊人的、与众不同的本領。但現在我看到的只是朴实的、平凡的工作，一点一滴地認真地劳动。

我决定参加黃宝妹小組工作一个时期。

### 三

（旁白）黃宝妹同志到市里开会去了。我趁黃宝妹小組上班之前，要她們介紹一些黃宝妹同志的事迹。

（画面）我和黃宝妹小組的同志在休息室里围坐着，女工們在議論着什么，互相推讓着。

张秀兰勇敢而爽快地：“我来講吧！講我亲身经历过的事，那是好几年前的事了。”

一个胖女工“是調車子的事嗎？”

张秀兰：“对了！”

小組长：“是学习工作法的时候。”

张秀兰：“那时候車間里正在推广郝建秀工作法，黃宝妹就是我們組的小先生，大家還沒学习好，信心也不高，有的人根本也不想学……。”

（旁白）张秀兰：“拿我來說，也不想学。倒不是别的，我看的那台車子特別髒，飞花多，断头多，生活特別

难做；不要說两只手，就是四只手也做不好。有什么办法呢？机器老啦！学！学了郝建秀工作法也沒有用。死弄堂总变不了活弄堂。”

（画面）化为当年的车间。哪有現在这么干净；人們工作也不是象現在这么有秩序；车间里乱糟糟的。镜头横移到张秀兰的弄堂，又髒又乱，东边断头還沒接上，西边又断了。……忙乱不堪。

张秀兰象无声电影中的人物在弄堂里跑来跑去。

落紗长看到这情形吹哨。

张秀兰听到哨声回过头来。

落紗长和几个落紗工走进弄堂帮张秀兰接头，张反而走到隔壁弄堂去了。

（旁白）张：“那时候大家出的白花要比現在多，我这台车子呢？自然更多。”

（画面）（化）张掏了一大把白花出来塞进白花袋里。

（旁白）张：“有时一天三十两。我們小組里只有黃宝妹的白花最少，有时連十两都不到。”

（画面）（化）满满一口袋的白花（拉出）张秀兰还从袋中掏出白花来，她看看宝妹的。

黃宝妹也在掏白花。

一个个装白花的口袋，（摇摄）最后停在一个較少的口袋上。

那包白花放在磅秤上，有人在报两数。

张秀兰还在掏出白花塞进袋中。

（旁白）张：“宝妹倒是挺关心我，有空就来帮我接

接头，劝我学工作法。我想：‘机器不好，学什么也没有用，谁叫我倒霉做着这条死弄堂。’”

(画面)黄宝妹转过来，帮张秀兰接头，和她谈几句。张秀兰指着机器在摇头。

(旁白)张：“在这样的弄堂里做了一天生活，心里就有气，可是小组会上还要批评我白花出得多……。”

(画面)休息室里小组会上，大家在报白花数目。

小组长九妹：“开会了，今天宝妹的白花只有七两。大家出多少？”

一位女工：“我十五两。”

另一位：“我十七两。”

又另一位：“我十六两。”

又另一位：“我十八两。”

一位胖女工：“我今天出十九两。”

又另一位：“我十六两。”

又另一位：“我十四两。”

又另一位：“我升两。”

轮到张秀兰了，她板着脸不做声。

小组长：“张秀兰你出多少白花？”

张秀兰：“‘升八两！’”

大家听了纷纷议论。

张秀兰火了：“怪我吗！是这老爷车子不好！”

黄宝妹：“秀兰姐，车子是差一些，不过我们可以想办法呀！节约一两棉花等于三碗白米饭！”

张秀兰站起来一面解工作服、放帽子，一面说：“白花！白花！谁不想白花出得少？是车子不好，四只手也做

不好的。”

黃宝妹与組長互相看了一眼，黃宝妹站起来。一女工：“她的車子生活是很难做的。”

张秀兰收拾好东西放进包里。

黃宝妹心平气和地：“主要不是車子問題，主要是要我們心里願意学，只有提高技术才能掌握机器……。”

一女工：“机器是要人掌握的。”

一女工：“学习工作法的时候不好好学，現在車子要是……。”

胖女工：“車子是要人去做，不做有啥用。”

张秀兰站起来：“好呀，誰的技术好，就到我的弄堂来做做看好了。”

全組震惊。

黃宝妹也在躊躇，她看看秀兰。

张秀兰气呼呼地坐着。一个女工：“有話好好講嘛！为什么发脾气。”

黃宝妹走了过来，还是很和气地：“不要这样，脾气怎么这样坏。”她回身对大家：“那就这样吧！她說她的車子不好，我和她調了試試看。好嗎？”

张秀兰听了又惊奇又高兴：“調？……那就調調看好了。”

組員在紛紛議論。

(旁白)张：“你看，这么清爽的弄堂，看着也开心，生活是好做得多，我看用不着什么学习我的白花也很少。我真想不出：宝妹心里怎么想，她干吗願意干这不討好的生活呢？”

(画面)从张的脸化到第二天张的脸，镜头拉开，她已在黃宝妹的車子旁边工作了。

张走到自己的白花袋前看看，是不多，她得意地笑了。她再走到原来死弄堂口，看看黃宝妹的白花多了。又探头看到黃宝妹紧张地工作着，比平时也忙乱些。

(旁白)张：“宝妹的心是好，可是机器总是机器，人还强的过机器去？”

(画面)黃在換粗紗。

黃抹寸管花。

黃奔过来在搞飘花。

黃在一个断头的錠子前站着，仔細地看，用粉笔在上面做个記号。

汽笛声响了。

(旁白)张：“吃过中饭，宝妹修錠子，換鋼絲圈，忙了半天。”

(画面)从休息的人群搖到黃宝妹在弄堂里工作着，觀察車子的毛病。

黃在換鋼絲圈。

(旁白)张：“我呢？篤定地休息了一会儿。可怜的宝妹，她也吃着死弄堂的苦头了。”

(画面)张秀兰在大弄堂里休息。

黃宝妹在检查粗紗錠子，然后做出記号。

汽笛声又响起来，下午的工作开始了。

車子开动起来，张秀兰走进镜头，在弄堂里东摸一下，西摸一下。

黃宝妹坚持工作法在巡迴。她接上一个断头；又紧张

地注意做过記号的錠子。

黃宝妹在卷車面。

黃宝妹在包粗紗。

細紗安然地从修过的錠子通过。

車子轟隆隆地轉着。

张秀兰开始比較忙乱一些了，东接一个头，又往西跑。

黃宝妹虽是手里紧张，但还是不慌不乱地巡迴着。

車子轟隆隆地轉着。

张秀兰又有点手忙脚乱了。

黃宝妹鎮靜下来，精神煥发，执行着工作法。

张秀兰脸上出了汗。

黃宝妹精神飽滿。

汽笛吼叫，一天的工作完了。

(旁白)张：“一天工作完了，看看今天倒底誰的白花出得少。”

(画面)一袋袋的白花又拿到磅秤旁，大家注意着张和黃。

张的一袋磅一下，“二十两”。

統計員推了磅砰过来磅黃宝妹的白花。

磅秤的針，东跳一下，西跳一下。

大家注意的脸。組長也挤过来。

統計員：“十八两。”大家又互相議論。

組長放了心，看着黃宝妹。

黃宝妹鎮靜的脸，微笑着。

(旁白)张：“明明上午我的白花少，为什么一天下来我又多了呢？”

(画面)张秀兰的脸，她思索起来。

(旁白)张：“第二天更怪了。”

(画面)一袋白花摇到张秀兰。

统计员画外音：“二十二两。”

(旁白)到了第三天，我的白花又超过了她的一倍。

(画面)黄宝妹(放下)一包白花。

统计员画外音：“十四两。”

表格上的日期化成第三天的日子。

张秀兰：“二十六两。”

黄宝妹：“十二两。”

车子又轰隆隆地开起来。

(旁白)后来我的弄堂又变了老样子，飞花多，断头多，活更难做。

(画面)张秀兰的弄堂又变了样子，髒了，乱了，飞花遍地；张忙乱地东接一个头，西接一个头。

张焦急的脸。

黄宝妹的弄堂清爽了，她安详地巡回着，做清洁工作。

黄宝妹轻松愉快的。

张又象无声电影中的人物似的从东窜到西，从西跳到东。黄宝妹走过来帮她接头。

(旁白)张：“我再没有什么话好说，我又累又气，第二天就生了病。”

(画面)张疲惫地向黄摇摇头，脸色沮丧。下班的汽笛声响了。

(旁白)张：“这次也不知道是身上的病，还是思想